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[[1]](#footnote-1) 送孝子西蜀寻亲

话说虞博士出来会了这几个人，大家见礼坐下。迟衡山道：“晚生们今日特来，泰伯祠大祭商议主祭之人，公中说，祭的是大圣人，必要个贤者主祭，方为不愧齐评：全书之骨。所以特来公请老先生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先生这个议论，我怎么敢当？只是礼乐大事，自然也愿观光。请问定在几时？”迟衡山道：“四月初一日。先一日就请老先生到来祠中斋戒[[2]](#footnote-2)一宿，以便行礼。”虞博士应诺了，拿茶与众位吃。吃过，众人辞了出来，一齐到杜少卿河房里坐下。迟衡山道：“我们司事的人，只怕还不足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恰好敝县来了一个敝友。”便请出臧荼，与众位相见天二评：好货。一齐作了揖。迟衡山道：“将来大祭也要借先生的光。”臧蓼斋道：“愿观盛典。”说罢，作别去了。

到三月二十九日，迟衡天二评：此下全写姓名不用别�，�重其事也。然则此「迟衡山」宜�Q迟均。约齐杜仪、马静、季萑、金东崖、卢华士、辛东之、蘧来旬、余夔、卢德、虞感祁、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铁笔、萧鼎、储信、伊昭、季恬逸、金寓刘、宗姬、武书、臧荼黄评：以后全写姓名，不写号，重其事也。一齐出了南门，随即庄尚志也到了。众人看那泰伯祠时，几十层高坡上去，一座大门，左边是省牲之所[[3]](#footnote-3)。大门过去，一个大天井。又几十层高坡上去，三座门。进去一座丹墀。左右两廊，奉着从祀[[4]](#footnote-4)历代先贤神位。中间是五间大殿，殿上泰伯神位，面前供桌，香炉、烛台。殿后又一个丹墀，五间大楼。左右两傍，一边三间书房。众人进了大门，见高悬着金字一匾：“泰伯之祠”黄评：泰伯祠须大写一番，亦郑重其事。从二门进东角门走，循着东廊一路走过大殿，抬头看楼上悬着金字一匾：“习礼楼”三个大字天二评：泰伯祠宜细写一遍，以昭郑重。众人在东边书房内坐了一会。迟衡天二评：亦当作迟均。同马静、武书、蘧来旬，开了楼门，同上楼去，将乐器搬下楼来；堂上的摆在堂上，堂下的摆在堂下。堂上安了祝版[[5]](#footnote-5)，香案傍树了麾[[6]](#footnote-6)，堂下树了庭燎[[7]](#footnote-7)，二门傍摆了盥盆、盥帨[[8]](#footnote-8)。

金次福、鲍廷玺，两人领了一班司球[[9]](#footnote-9)的、司琴的、司瑟的、司管的、司鼗鼓的、司柷[[10]](#footnote-10)的、司敔[[11]](#footnote-11)的、司笙的、司镛[[12]](#footnote-12)的、司箫的、司编钟[[13]](#footnote-13)的、司编磬[[14]](#footnote-14)的，和六六三十六个佾舞[[15]](#footnote-15)的孩子，进来见了众人。迟衡山把龠、翟[[16]](#footnote-16)交与这些孩子。下午时分，虞博士到了。庄绍光、迟衡山、马纯上、杜少卿，迎了进来天二评：名字杂出，此作者疏忽处。吃过了茶，换了公服，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。众人都在两边书房里斋宿。

次日五鼓，把祠门大开了，众人起来，堂上、堂下、门里、门外、两廊，都点了灯烛；庭燎也点起来。迟衡山先请主祭的博士虞老先生，亚献[[17]](#footnote-17)的征君庄老先生；请到三献的，众人推让，说道：“不是迟先生，就是杜先生。”迟衡山道：“我两人要做引赞。马先生系浙江人，请马纯上先生三献。黄评：论三献原应迟、杜二位，特以之做引赞，故推马二先生，以文字不可板故耳。天二评：众人推让固公论也，然迟、杜是倡祭之人，无自为三�I之理，故特推�R二先生。序法平中带侧，读者自见。然细思此�r除�R二先生外更无足当三献者。马二先生再三不敢当，众人扶住了马二先生，同二位老先生一处。迟衡山、杜少卿，先引这三位老先生出去，到省牲所拱立。迟衡山、杜少卿回来，请金东崖先生大赞；请武书先生司麾；请臧荼先生司祝；请季萑先生、辛东之先生、余夔先生司尊；请蘧来旬先生、卢德先生、虞感祁先生司玉；请诸葛佑先生、景本蕙先生、郭铁笔先生司帛；请萧鼎先生、储信先生、伊昭先生司稷；请季恬逸先生、金寓刘先生、宗姬先生司馔齐评：叙次�v落如行阵，一步不乱，兼有古色古香。请完，命卢华士跟着大赞金东崖先生。将诸位一齐请出二门外黄评：卢华士乃副赞，与大赞左右立，不开口，吾乡俗语戏谓之死人。

当下祭鼓发了三通，金次福、鲍廷玺，两人领着一班司球的、司琴的、司瑟的、司管的、司鼗鼓的、司柷的、司敔的、司笙的、司镛的、司箫的、司编钟的、司编磬的，和六六三十六个佾舞的孩子，都立在堂上堂下。

金东崖先进来到堂上，卢华士跟着。金东崖站定，赞道：“执事者，各司其事！齐评：总�I一句，以下逐件分写，堂哉皇哉，是全书大手笔。这些司乐的都将乐器拿在手里。金东崖赞：“排班。”司麾的武书，引着司尊的季萑、辛东之、余夔，司玉的蘧来旬、卢德、虞感祁，司帛的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铁笔，入了位，立在丹墀东边；引司祝的臧荼上殿，立在祝版跟前；引司稷的萧鼎、储信、伊昭，司馔的季恬逸、金寓刘、宗姬，入了位，立在丹墀西边。武书捧了麾，也立在西边众人下。金东崖赞：“奏乐。”堂上堂下，乐声俱起。金东崖赞：“迎神。”迟均、杜仪，各捧香烛，向门外躬身迎接。金东崖赞：“乐止。”堂上堂下，一齐止了。

金东崖赞：“分献者，就位。”迟均、杜仪出去引庄征君、马纯上进来，立在丹墀里拜位左边。金东崖赞：“主祭者，就位。”迟均、杜仪，出去引虞博士上来，立在丹墀里拜位中间。迟均、杜仪，一左一右，立在丹墀里香案傍黄评：此处系引赞在香案傍赞礼，大赞不赞也，阅者须记清。迟均赞：“盥洗。”同杜仪引主祭者盥洗了上来。迟均赞：“主祭者，诣香案前。”香案上一个沉香筒，里边插着许多红旗。杜仪抽一枝红旗在手，上有“奏乐”二字。虞博士走上香案前。迟均赞道黄评：此亦引赞赞礼。“跪。升香。灌地。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复位。”杜仪又抽出一枝旗来：“乐止。”金东崖赞黄评：此处始是大赞重开口。“奏乐神之乐。”金次福领着堂上的乐工，奏起乐来。奏了一会，乐止。

金东崖赞：“行初献礼。黄评：初献。卢华士在殿里抱出一个牌子来，上写“初献”二字。迟均、杜仪，引着主祭的虞博士，武书持麾在迟均前走。三人从丹墀东边走，引司尊的季萑，司玉的蘧来旬，司帛的诸葛佑，一路同走；引着主祭的从上面走。走过西边，引司稷的萧鼎，司馔的季恬逸，引着主祭的从西边下来。在香案前转过东边上去。进到大殿，迟均、杜仪，立于香案左右。季萑捧着尊，蘧来旬捧着玉，诸葛佑捧着帛，立在左边；萧鼎捧着稷，季恬逸捧着馔，立在右边。迟均赞：“就位。跪。”虞博士跪于香案前黄评：此在香案前，又是引赞赞礼，后仿此。迟均赞：“献酒。”季萑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玉。”蘧来旬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帛。”诸葛佑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稷。”萧鼎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馔。”季恬逸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献毕，执事者退了下来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”

金东崖赞：“一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。黄评：奏乐仍是大赞开口。齐评：三段关目。堂上乐细细奏了起来。那三十六个孩子，手持龠、翟，齐上来舞。乐舞已毕。金东崖赞：“阶下与祭者，皆跪。读祝文。”臧荼跪在祝版前，将祝文读了。金东崖赞：“退班。”迟均赞：“平身。复位。”武书、迟均、杜仪、季萑、蘧来旬、诸葛佑、萧鼎、季恬逸，引着主祭的虞博士从西边一路走了下来。虞博士复归主位，执事的都复了原位。

金东崖赞：“行亚献礼。黄评：亚献。卢华士又走进殿里去抱出一个牌子来，上写“亚献”二字。迟均、杜仪，引着亚献的庄征君到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盥洗。”同杜仪引着庄征君盥洗了回来。武书持麾在迟均前走。三人从丹墀东边走，引司尊的辛东之，司玉的卢德，司帛的景本蕙，一路同走；引着亚献的从上面走。走过西边，引司稷的储信，司馔的金寓刘，引着亚献的又从西边下来，在香案前转过东边上去。进到大殿，迟均、杜仪，立于香案左右。辛东之捧着尊，卢德捧着玉，景本蕙捧着帛，立在左边；储信捧着稷，金寓刘捧着馔，立在右边。迟均赞：“就位。跪。”庄征君跪于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献酒。”辛东之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玉。”卢德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帛。”景本蕙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稷。”储信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馔。”金寓刘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各献毕，执事者退了下来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”

金东崖赞：“二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。”堂上乐细细奏了起来。那三十六个孩子，手持龠、翟，齐上来舞。乐舞已毕。金东崖赞：“退班。”迟均赞：“平身。复位。”武书、迟均、杜仪、辛东之、卢德、景本蕙、储信、金寓刘，引着亚献的庄征君，从西边一路走了下来。庄征君复归了亚献位，执事的都复了原位。

金东崖赞：“行终献礼。黄评：终献。卢华士又走进殿里去抱出一个牌子，上写“终献”二字。迟均、杜仪，引着终献的马二先生到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盥洗。”同杜仪引着马二先生盥洗了回来。武书持麾在迟均前走。三人从丹墀东边走，引司尊的余夔、司玉的虞感祁，司帛的郭铁笔，一路同走；引着终献的从上面走。走过西边，引司稷的伊昭，司馔的宗姬，引着终献的又从西边下来，在香案前转过东边上去。进到大殿，迟均、杜仪，立于香案左右。余夔捧着尊，虞感祁捧着玉，郭铁笔捧着帛，立在左边；伊昭捧着稷，宗姬捧着馔，立在右边。迟均赞：“就位。跪。”马二先生跪于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献酒。”余夔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玉。”虞感祁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帛。”郭铁笔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稷。”伊昭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馔。”宗姬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献毕，执事者退了下来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”

金东崖赞：“三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。”堂上乐细细奏了起来。那三十六个孩子手持龠、翟，齐上来舞。乐舞已毕。金东崖赞：“退班。”迟均赞：“平身。复位。”武书、迟均、杜仪、余夔、虞感祁、郭铁笔、伊昭、宗姬，引着终献的马二先生从西边一路走了下来。马二先生复归了终献位，执事的都复了原位。

金东崖赞：“行侑食之礼。”迟均、杜仪，又从主祭位上引虞博士从东边上来，香案前跪下。金东崖赞：“奏乐。”堂上堂下，乐声一齐大作。乐止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平身。”金东崖赞：“退班。”迟均、杜仪，引虞博士从西边走下去，复了主祭的位。迟均、杜仪，也复了引赞的位。金东崖赞：“撤馔。黄评：撤馔。杜仪抽出一枝红旗来，上有“金奏”[[18]](#footnote-18)二字。当下乐声又一齐大作起来。迟均、杜仪，从主位上引了虞博士，奏着乐，从东边走上殿去，香案前跪下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平身。”金东崖赞：“退班。”迟均、杜仪，引虞博士从西边走下去，复了主祭的位。迟均、杜仪，也复了引赞的位。杜仪又抽出一枝红旗来：“止乐。”金东崖赞：“饮福受胙。黄评：饮福受胙。迟均、杜仪，天二评：不可无此结束，与前首尾相称。主祭的虞博士，亚献的庄征君，终献的马二先生，都跪在香案前，饮了福酒，受了胙肉。金东崖赞：“退班。”三人退下去了。金东崖赞：“焚帛。黄评：焚帛。司帛的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铁笔，一齐焚了帛。金东崖赞：“礼毕。黄评：礼毕。众人撤去了祭器，乐器，换去了公服，齐往后面楼下来。金次福、鲍廷玺，带着堂上堂下的乐工和佾舞的三十六个孩子，都到后面两边书房里来。

这一回大祭，主祭的虞博士，亚献的庄征君，终献的马二先生，共三位齐评：�陀米芙Y一遍，的是史记体例。大赞的金东崖，司祝的臧荼、卢华士，共三位。引赞的迟均、杜仪，共二位。司麾的武书一位。司尊的季萑、辛东之、余夔，共三位。司玉的蘧来旬、卢德、虞感祁，共三位。司帛的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铁笔，共三位。司稷的萧鼎、储信、伊昭，共三位。司馔的季恬逸、金寓刘、宗姬，共三位。金次福、鲍廷玺，二人领着司球的一人，司琴的一人，司瑟的一人，司管的一人，司鼗鼓的一人，司柷的一人，司敔的一人，司笙的一人，司镛的一人，司箫的一人，司编钟的、司编磬的二人；和佾舞的孩子，共是三十六人。——通共七十六人黄评：一大总结。

当下厨役开剥了一条牛、四副羊，和祭品的肴馔菜蔬都整治起来，共备了十六席：楼底下摆了八席，二十四位同坐；两边书房摆了八席，款待众人黄评：小说而真用古礼古乐连篇累牍以写之，非小说。此段看似繁重，其实皆文公家礼，吾乡丧祭所常用者也。足见作者相体裁衣斟酌尽善，盖非此不足以称大祭，而又一目了然，令人望而生厌，煞费苦心。吃了半日的酒，虞博士上轿先进城去。这里众位，也有坐轿的，也有走的；见两边百姓，扶老携幼，挨挤着来看，欢声雷动。马二先生笑问：“你们这是为甚么事？”众人都道：“我们生长在南京，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，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，听见这样的吹打天二评：又写旁观一层作余波，神完气足。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圣临凡，所以都争着出来看。”众人都欢喜，一齐进城去了。

又过了几日，季萑、萧鼎、辛东之、金寓刘，来辞了虞博士，回扬州去了。马纯上同蘧夫到河房里来辞杜少卿，要回浙江。二人走进河房，见杜少卿，臧荼又和一个人坐在那里。蘧夫一见，就吓了一跳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人便是在我娄表叔家弄假人头的张铁臂黄评：至此始写明张铁臂。他如何也在此？”彼此作了揖。张铁臂见蘧夫，也不好意思，脸上出神天二评：大祭后忽接此一�，如天外奇峰。在天�L�r未表明��俊民即��铁臂，故于此补出。张铁臂少有武艺，此后�⑿垂�孝子、萧云仙，特为此返照入江之笔。吃了茶，说了一会辞别的话，马纯上、蘧夫辞了出来。杜少卿送出大门。蘧夫问道：“这姓张的，世兄因如何和他相与？”杜少卿道：“他叫做张俊民，他在敝县天长住。”蘧夫笑着把他本来叫做张铁臂，在浙江做的这些事，略说了几句齐评：回应前文正可见其不凡耳。说道：“这人是相与不得的，少卿须要留神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两人别过自去。杜少卿回河房来问张俊民道：“俊老，你当初曾叫做张铁臂么？黄评：直问出来，毕竟是豪。张铁臂红了脸，道：“是小时有这个名字。”别的事含糊说不出来。杜少卿也不再问了。张铁臂见人看破了相，也存身不住，过几日，拉着臧蓼斋回天长去了。萧金铉三个人欠了店帐和酒饭钱，不得回去，来寻杜少卿耽带。杜少卿替他三人赔了几两银子，三人也各回家去了。宗先生要回湖广去，拿行乐来求杜少卿题；杜少卿当面题罢，送别了黄评：一一归结，并张俊民亦了之，以在天长未曾表明即张铁臂也。。恰好遇着武书走了来。杜少卿道：“正字兄，许久不见。这些时在那里？”武书道：“前日监里六堂[[19]](#footnote-19)合考，小弟又是一等第一。天二评：浮气未除。杜少卿道：“这也有趣的紧。”武书道：“倒不说有趣，内中弄出一件奇事来。”杜少卿道：“甚么奇事？”武书道：“这一回朝廷奉旨要甄别在监读书的人，所以六堂合考。那日上头吩咐下来，解怀脱脚，认真搜检天二评：解怀脱脚、认真搜检，果可以得士乎哉。就和乡试场一样。考的是两篇《四书》，一篇经文，有个习《春秋》的朋友竟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。他带了也罢，上去告出恭，就把这经文夹在卷子里，送上堂去。天幸遇着虞老师值场，大人里面也有人同虞老师巡视。虞老师揭卷子，看见这文章，忙拿了藏在靴桶里。巡视的人问是甚么东西。虞老师说：‘不相干。’等那人出恭回来，悄悄递与他：‘你拿去写天二评：此则值场的�腿舜�递矣，殊可不必。但是你方才上堂不该夹在卷子里拿上来。幸得是我看见，若是别人看见，怎了？’那人吓了个臭死。发案考在二等，走来谢虞老师。虞老师推不认得，说：‘并没有这句话。你想是昨日错认了，并不是我。天二评：此�却好，然亦不足为奇事。那日小弟恰好在那里谢考，亲眼看见。那人去了，我问虞老师：‘这事老师怎的不肯认？难道他还是不该来谢的？’虞老师道：‘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，他没奈何来谢我，我若再认这话，他就无容身之地了。黄评：前待犯赌监生亦即此意。齐评：立身待物，能见其大。小弟却认不的这位朋友，彼时问他姓名，虞老师也不肯说。先生，你说这一件奇事可是难得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齐评：答语乃是加倍写法。天二评：何足为奇。武书徒以�\衷窥虞博士耳。”武书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更可笑的紧！他家世兄赔嫁来的一个丫头，他就配了姓严的管家了。那奴才看见衙门清淡，没有钱寻，前日就辞了要去。虞老师从前并不曾要他一个钱，白白把丫头配了他，他而今要领丫头出去，要是别人，就要问他要丫头身价，不知要多少。虞老师听了这话，说道：‘你两口子出去也好；只是出去，房钱、饭钱都没有。’又给了他十两银子，打发出去，随即把他荐在一个知县衙门里做长随天二评：此�W是杨家借来，此婢是祁家赠嫁，待之厚正是重其来头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天二评：好笑者笑虞博士之呆也。杜少卿道：“这些做奴才的有甚么良心！但老人家两次赏他银子并不是有心要人说好，所以难得。天二评：少卿真能知博士者。黄评：又补写博士余事，使人知其不愧书中第一人。当下留武书吃饭。

武书辞了出去，才走到利涉桥，遇见一个人，头戴方巾，身穿旧布直裰，腰系丝绦，脚下芒鞋，身上掮着行李，花白胡须，憔悴枯槁。那人丢下行李，向武书作揖黄评：递到郭孝子。武书惊道：“郭先生，自江宁镇一别，又是三年，一向在那里奔走？天二评：又一出落法。祭泰伯祠后特出郭孝子，知作者寓意所在。那人道：“一言难尽！”武书道：“请在茶馆里坐。”当下两人到茶馆里坐下。那人道：“我一向因寻父亲，走遍天下。从前有人说是在江南，所以我到江南，这番是三次了。而今听见人说不在江南，已到四川山里削发为僧去了，我如今就要到四川去。天二评：此却周到。武书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但先生此去万里程途，非同容易。我想西安府里有一个知县，姓尤，是我们国子监虞老先生的同年，如今托虞老师写一封书子去，是先生顺路，倘若盘缠缺少，也可以帮助些须。”那人道：“我草野之人，我那里去见那国子监的官府？”武书道：“不妨。这里过去几步就是杜少卿家，先生同我到少卿家坐着，我去讨这一封书。”那人道：“杜少卿？可是那天长不应征辟的豪杰么？天二评：�o是不应徵辟，未见便是豪�堋；破溃盒瓷偾浯钦鞅傥奕瞬恢�。武书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道：“这人我倒要会他。”便会了茶钱，同出了茶馆，一齐来到杜少卿家。杜少卿出来相见作揖，问：“这位先生尊姓？”武书道：“这位先生姓郭，名力，字铁山黄评：出姓名。二十年走遍天下，寻访父亲，有名的郭孝子。齐评：好个头衔。杜少卿听了这话，从新见礼，奉郭孝子上坐，便问：“太老先生如何数十年不知消息？”郭孝子不好说。武书附耳低言，说：“曾在江西做官，降过宁王，所以逃窜在外。黄评：不意王惠有此子。杜少卿听罢骇然。因见这般举动，心里敬他，说罢留下行李，“先生权在我家住一宿，明日再行。”郭孝子道：“少卿先生豪杰，天下共闻，我也不做客套，竟住一宵罢。天二评：直爽。杜少卿进去和娘子说，替郭孝子浆洗衣服黄评：细。治办酒肴款待他。出来陪着郭孝子。武书说起要问虞博士要书子的话来，杜少卿道：“这个容易。郭先生在我这里坐着，我和正字去要书子去。”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用劳用力，不辞虎窟之中；远水远山，又入蚕丛[[20]](#footnote-20)之境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祭先圣南京修礼——本回所写祭泰伯祠部分，人数不符合，祭礼文字有错乱，可能是作者的笔误。齐省堂本改得较好，因显系变动原文，未采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斋戒——祭祀前一日或数日，不饮酒，不吃荤，沐浴，独宿，以表示诚敬，叫做“斋戒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省牲之所——监视屠夫将祭品中的牛、羊、豕、鹿割首、去尾、沥血的仪式，叫做“省牲”。举行这种仪式的地方就叫做“省牲所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从祀——附带供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祝版——插在朱漆饰金的架子上的一块素木板。祝文就贴在上面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麾——缎质的狭长的旗子，作为指挥起乐和止乐用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庭燎——祭祀中照明的用具。状如叉杆，铁制，上有圆斗，插着松柴，行礼时就点起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盥（ɡuàn）帨（shuì）——“盥”，是洗手的意思；“帨”，是狭长的白布巾，供祭祀时洗酒器和拭手用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球——玉磬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柷（zhù）——形似方斗的木制乐器，用木椎打击作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敔（yǔ）——伏虎形的木制乐器，背上装有二十七个金属片的栉齿，用帚子刷拨作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镛——大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编钟——十六口小铜钟，分两排悬在架子上，依钟的厚薄，打出不同的音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编磬——十六面小石磬，分两排悬在架子上，依磬的厚薄，打出不同的音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佾（yì）舞——“佾”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排列成行的意思。例如横排是八个，直排也必须是八个。“佾舞”是古代用于重要祭祀中的合舞。以“八佾”为最隆重，这里举行的“六佾”是次一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龠（yuè）、翟（dí）——佾舞时，舞生左手所执的朱红笛管叫做“龠”；右手所执的一头有木把的长雉羽叫做“翟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亚献——古代的祭礼，要举行三次献奉供品的仪式，第一次叫“初献”，由主祭人执行，第二次叫“亚献”，第三次叫“终献”或“三献”，由襄祭人执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金奏——先鸣钟，然后所有乐器一齐奏打，表示祭礼已到了最后阶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六堂——国子监的生员分为率性、修道、诚心、正义、崇德、广业六堂，犹如现在学校的分班，有高下之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蚕丛——本是上古蜀王的名字，后来用以泛指四川地区，并含有地方险僻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